齊師宋師曹師城邢

邢以自遷為文邢欲也傳謂齊桓遷邢于夷儀邢遷如歸邢遷如歸是也齊桓遷之非也夷儀今邢臺縣西有夷儀山邢將依山以為地險又去故都不滿一百五十里易以民遷傳謂諸侯救邢邢人潰出奔師亦非也狄實未嘗攻圍又有三國聲援曷為遂潰趙子常言潰者一國之事守不以累桓公可乎又謂師逐狄人具邢器用而遷之若狄實攻圍則邢潰之始

寧無所掠安得皆撰具遷之耶蓋三國之師為邢禦侮而待其遷故得遷而如歸蓋自是邢無狄患矣世或曰存邢亡國以屬諸侯非其薄德無稽而眩于名實也

秋七月戊辰夫人姜氏薨于夷齊人以歸

夷在今莒州界古城陽莊武地齊東鄙小國近莒者以慶父在莒也汪仲裕曰當薨之日齊人即以歸齊則因齊人至而薨也文定謂以喪歸魯昌為越百七

十日始至乎經凡言以歸歸其國也歸者歸于魯也魯請乃歸于魯耳經曰夫人氏之喪至自齊不言至自夷而其事白矣

楚人成伐鄭

唐孔氏曰荆楚一木二名故以為國號亦得二名黃東發曰先儒謂楚至成王令尹子文得政國益强改稱楚以交于中國從其自稱非春秋改之也人者將卑師少或曰楚自是有事于諸侯皆稱人不與中國

之人有知者不言其何知也啖子曰季友賢哲之士
寧為匹夫之事乎傳謂搏莒拏近于誣矣劉氏之意
得毋謂是耶然不足辨也今之說者抑鋒止鋭喻以
詞命謂之曰善以季友之敗莒獲拏為責備之瑕也
是則不無可辨者耳酈之戰兵端在莒慶父死于莒
耳謂齊人不納使奚斯入請公羊之誣也夫以賊求
賂莒之罪也魯之拒之亦必有辭于莒矣酈魯近邑
而師至焉尚何辭命之能喻胡子之言君子以為迂

矣故謂敗之正也呂仲木之言則然趙企明之言則

然

十有二月丁巳夫人氏之喪至自齊

夫人氏則何以不稱姜劉氏敞曰杜氏曰闕文非也

苟有所不通者則謂之闕文春秋何文不闕也夫人

孫于齊不稱姜氏亦闕文耶穀梁子曰不言姜為桓

公諱殺同姓也夫人挾小君之尊而殺二子魯人不

敢討也桓公為伯主疾禍亂之所生豈得顧同姓耶

此非春秋所恥也非春秋所恥則亦非春秋所諱矣古之人有為此言者可謂辨矣然文姜去姓氏而哀姜存氏終不能明也趙子常曰一事再見則蒙上文之例上書公與夫人姜氏遂如齊則下書夫人孫于齊者即如齊之姜氏也上書夫人姜氏薨于夷則下書夫人氏之喪至自齊者即薨夷之姜氏也此于古史簡與之體可謂有見矣而哀姜氏存氏亦終不能明也春秋之法徴而婉為魯人諱哀姜不可書殺為

五年春晉侯殺其世子申生

申生為驪姬所譖獻公苟無欲殺之心則申生不奔新城公必不殺其傅新城奔而其傅殺此申生所以不能自明也然則申生之自縊實晉侯拒不得通而逼令自殺其為賜死無疑禮公族之罪不以犯有司刑於隱者不與國人慮兄弟也世子非君誰得而殺之左氏記申生不辭不行以安驪姬若果初心則必不奔新城既奔則猶有望焉冀其

見察未必有死之心奔而不赦則申生之無所逃
不得不自縊矣經文書殺之意非虛加以立意義
也先儒以為仁之賊豈不哀哉責獻公者胡義自
備

杞伯姬來朝其子
於是伯姬歸杞十三年而杞伯疾伯姬因歸寧成
風豫欲託其子於魯子不名未立為世子也蓋杞
伯失夫道伯姬失妻道失母道其子失子道髙抑

鄭伯逃歸不盟

王思齊侯定世子而使周公名鄭伯曰吾撫汝以從楚可以少安鄭伯喜于王命而畏齊故逃歸不盟胡氏以為貶是已高抑崇曰齊之服楚圖之非一日也繞踰年惠王已導鄭伯叛之故中國之不競非獨諸侯之罪王亦有以啟之也

楚子滅弦弦子奔黄

荆楚始滅中國矣弦今光州光山縣古弋陽軑縣江

百四十二日四十二刻乃巳未日五十刻交會之臨是同人二千二十五月之終臨卦二千二十五月之首從此逆上丁卯歲首冬至該八千六百四十三日零八刻五六五九數故其年至日乃丙辰日四十一刻强以先天月法除之得二百九十二月零二十日零一刻五數强又上九日三十七刻七九七强為丁卯子月之首又上亥戊申四月乃僖公九月朔正得戊申日盖其上推法如此

冬晉人執虞公

林少頴言聖人不忍周衰諸侯再取其地故不斥言滅而但云執此言非也春秋治其名實者也寧有不忍周衰沒其亡地之實者乎滅下陽晉據而有之者也虢公醜奔京師未嘗執也故書其重重在地也虞滅而修其職貢于王謂輸其甸賦之貢則虞公猶存于國置之而不得他去其事與下陽異而執天子三公重在人也杜元凱本以職訓命祀為甸貢易知不

以爵通也自是天下無未命諸侯矣齊嘗輔宋爭郳今則進郳為小邾子而仍使附魯故來朝桓公霸令之行諸侯無朝者而獨小邾以附庸之故亦禮之所不能盡禁者耳

鄭殺其大夫申侯

申以邑為氏即今信陽州本楚邑也侯者名也黃東發曰申侯本自楚來鄭故導鄭背齊從楚鄭將復歸齊故殺申侯以說齊左氏謂陳濤塗怨申侯反巳於

嘗廢也季明德以諸侯無朝聘之禮公子友之如齊乃議時政聽事期耳至于僖公親往以五年為期則必古人諸侯受成方伯之禮不可如舊說例稱朝聘則誤矣詳見隱七年齊侯使弟年來聘下

冬葬曹昭公

八年春王正月公會王人齊侯宋公桓衛侯文許男僖曹伯共陳世子欵宣盟于洮鄭伯乞盟

洮今濮州南界于曹古鄄城水經註曰鄄城西南五

立即十一年陽穀之夫人也然則何居曰固哀姜也夫成風者僖公之妾而非其母也啖氏知僖公成風猶惠公仲子而不若趙企明之明也繫成風于僖猶繫仲子於惠蓋妾之辭也今以為立妾母既已非其實矣宗人釁夏曰自桓以下娶於齊不言聘楚也葵丘之盟曰無以妾為妻齊為盟主而僖與會受盟矣又豈有受齊媵之脇而盟者與受盟者乃無一怍者乎是公羊之誤也蓋哀姜之惡僖公不敢致其主于廟

子襄公茲父立趙子常曰不書葬蓋迫於葵丘之會不及以禮諸侯之送葬者也

夏公會宰周公孔齊侯桓宋子襄衛侯文鄭伯文許男僖曹伯共于葵丘

宰官周釆地在今鳳翔府岐山縣天官冢宰兼為三公者即周公閱名孔天子三公不字也不殊會胡氏謂非若王世子貴有常尊比是也宋稱子未踰年也宋桓不書葬左氏穀梁遂曰未葬之辭非也葵丘晉

曰桓文之伯不書錫命盖有微旨也

秋七月乙酉伯姬卒

唐孔氏曰禮姊妹在室期未嫁其夫不為服則兄弟不為降諸侯絶旁期此將嫁于諸侯當服其齊衰期故書其卒也

九月戊辰諸侯盟于葵丘

桓盟不日此何以日當是時宰孔已有錫命以王命行乎諸侯則怠于期會矣殆于所謂震而矜之者以為桓

盟之盛而日之非也陸淳氏曰盟稱諸侯明宰公之不與也陳君舉以為知節是也其美胡氏義已備

甲子晉侯佹諸卒

唐孔氏曰此甲子晉侯卒葢赴以日而不以月魯史不復審問書其來告之日惟稱甲子不知甲子是何月之日故在戊辰後杜元凱曰甲子九月十一日戊辰十五日書在盟後從赴然杜長歷定朔不足據則十五十一亦非矣趙子常曰雖後之猶日見春秋日法之嚴然若

德府臨漳縣西二十里其地南近衛東界于狄狄利其
近已故滅之地遂入狄周圻内别有溫周司寇蘇忿生
食邑在今河南懷慶府南本與鄁西之溫不同左氏誤
以為一文十年魯及蘇子盟于女栗其國尚存然則襄
王勞文公而賜之溫殆近於誣矣孔疏杜註國名記謂
蘇所都之邑名為溫夫溫子蘇子烏可附會而無别哉
晉里克弑其君卓及其大夫荀息
息之名從君于昏也盖自杜氏之説始也于是胡氏安

國高氏閑習其讀而不變黄氏震乃復曰驪姬亂國奚齊卓子不可輔息受其託孤盖愚人耳愚謂二說者皆非也若謂息從君殺申生之昏耶殺申生時息傅奚齊耳獻公之所謀獨在里克息苟坐其責不亦枉乎若以立奚齊為昏則申生既死國無冢嗣君命立奚齊是君矣何以為昏故為原父之說盡而辨矣弑君者必月卓與哀十年齊荼不月二君皆庶孽與他君遇弑不同也

又按世子君之子適庶之分也然曰君之子異乎下殺

矣

秋七月

冬大雨雪

十有一年春晉殺其大夫丕鄭父

里克之黨也

夏公及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陽穀

姜氏公子時所娶薛士龍曰齊侯女也故僖之策不書逆女姜氏高抑崇曰兩君為會而婦女厠于其間

狄地不可繫之國矣事關乎天下也

狄侵鄭

於是狄不能近衛又東不得志於齊遂西撓鄭矣伯主與有責焉

冬蔡侯肸卒

是為穆公子莊公甲午嗣汪仲裕曰穆公父獻舞見獲于莘莊十九年留卒於楚而立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公如齊

上穆王畏其方熾乃分東方諸侯命徐偃王主之檀弓載徐容居之對曰昔我先君駒王西討濟于河是駒王偃王本一人真常僭王而九夷孔子欲居葢山東之裔而非鄙矣四夷雖大春秋皆以子書之而楚文滅徐徐文不足據耶或曰兵無統紀如狄然則號舉之

十有一月壬戌晉侯及秦伯戰于韓獲晉侯

秦嬴姓伯爵周孝王封伯翳十九世孫非子於今鞏

隕石者星隕也星石之精陽不翕則隕矣鷁乘風而
化陽鳥也退飛者陰驅之是月者决不日而月也宋
都者内别辭于宋也五六先後言者後散辭先聚辭
也過也者有退飛之始焉掠而過宋耳凡氣之運有
其始聖人知之懼其惑民不言也言其可見者耳蓋
天人必有感應焉或曰後五年有盂之執六年有泓
之敗以應五六數則鑒矣

三月壬申公子季友卒

公孫而稱叔其後老之子弓弓子輒及䩉輒子詣皆氏叔安能斷自嬰齊以叔非氏哉古者氏以世祿孫以王父字為氏常禮也後世以世官則有若季友仲遂叔肹者故叔肹子老遂得稱叔非繫于王父矣季明德言祖卒而孫受氏則稱其祖者為氏而非字此明德之誤也孫以王父字為氏氏即字也在王父在孫異稱耳又何必辨之哉至謂友之子無佚可稱季遂之子歸父可稱仲不必更言公孫其說是也而又

自疑何也夫行父逮事四君無佚未立孚位其稱公孫與否於經無見也歸父當仲遂卒後二年如齊伐邾已勝其任其齒必長羈貫就傅在遂未命之先巳如常禮稱公孫以自别其後因不改耳非謂不可稱仲也嬰齊乃歸父之弟而即稱仲義自可見傳者不知乃謂嬰齊後歸父耳又謂稱字以師禮尊而不臣如齊仲父亦非也季非名友豈非名哉是故知此説者知弟不可以後兄知王父字為氏非通論也豈細

壽州六安閒楚與國之小者杜氏不志其地路史國名記亦止言漢為縣布國而漢志九江郡不定英所在晏元獻類要臯陶子孫封英六縣布傳正義云英改為蓼杜元凱曰蓼國安丘蓼縣則正今霍豐界于壽州六安者也桓為徐謀楚不能病楚而徒伐其與國君子以為細矣

夏滅項

項本汝陰項縣而漢志汝南郡有故項城今陳州之

項城楚旁小國也齊桓為徐婁林之敗伐厲不克乃伐英氏又不得楚於是憤而滅項也杜氏不考地里事勢信左氏之誣以公有諸侯之事未歸取項自魯至項不啻千里公又在會孰為是謀而能分兵以取人國者乎然則孰取之乎曰齊之取也上伐英氏矣雖書夏而間無事故不再舉齊人如六年齊執陳轅濤塗秋間無事止書及江人黄人伐陳不再舉齊也杜氏不言師諱滅趙企明曰取邿取鄟皆滅也何獨

詳之也杜云以罪告臆語耳胡氏遂云著其罪傳無
其文而何以定之也邾豈不以鄫罪告而鄫子不名
又何説耶杜云從所赴春秋赴執君豈懼不名而赴
以名者國史常法豈不能裁歸于例耶周官大司寇
掌建邦之三典以佐王刑邦國詰四方凡諸侯獄訟
以邦典定之諸侯無有相執之道也
夏六月宋公曹人共邾人文盟于曹南鄫子會盟于邾
己酉邾人執鄫子用之

罪歸之可乎此以聖人權衡定書法也宋襄之圖伯
雖其中不可保然外假仁義故不重傷不擒二毛豈
肯殺諸侯以祭淫昏之鬼乎邾服宋而與鄫鄰鄫為
魯壻則邾所仇之國且觀後日戕鄫子亦出于邾
之肆虐初不必待宋此以事實而定獄辭也左氏倡
之翕然和者皆是也獨趙伯循劉原父乃能知之耳
然則宋其無罪乎宋為伯主而不能治諸侯之兩下
相殺咎將誰歸乎以此治宋知不免矣

秋宋人圍曹

不自反而欲速見小利胡氏傳備矣陳君舉曰宋公欲合諸侯而亟脩怨于曹諸夏之圍國自此始

衛人伐邢

張元德曰衛不自省其從宋伐喪之罪而以報復為事罪之也

冬會陳人穆蔡人莊楚人成鄭人文盟于齊

楚初與諸夏盟也不言會曹之者內微者也稱人外微

梁國名今同州郃陽縣古夏陽伯益之後秦仲有功封其少子康是為梁伯地界秦晋之間自取滅亡則亦兼弱攻昧取亂侮亡耳陸淳謂秦暴取國非也文十年秦伐晋取少梁豈秦得而復失于晋耶梁遠于中國魯人會盟四國大夫于齊聞梁之亡也歸而言之不由赴告則不言其亡之者避不敏也

二十年春新作南門

新作南門左氏以為不時公羊以為變古胡子曰用

正指畢門為南門也以在寢室之南也與禮書意同則豈城之南門哉今以明堂位知諸家失也明堂位曰太廟明堂蓋謂魯明堂太廟猶周明堂也凡南門本明堂之門其所云南門八蠻之位亦以天子明堂言耳是春秋書南門者譏魯廟非禮因書南門以見義耳趙企明乃曰庫門雉門推原父之意為說焉如此則雉門旁失兩觀春秋宜書新作門觀以別于他門矣安得槩言南門耶

公羊子曰西宮者小寢也小寢則曷為謂之西宮有西宮則有東宮杜預謂公別宮是已穀梁謂為閔廟夫廟必以謚配者閔廟何以獨稱西哉又宗廟皆在左不得稱西諸侯有三歸夫人居中宮左媵西宮右媵東宮古制也

鄭人入滑

滑今偃師縣南黃東發曰滑鄰于鄭服衛故鄭入之此說本于左氏夫滑畿內小國在河北近衛河南近

初書雨已而書雩已而書大旱公之德衰矣
秋宋公襄楚子成陳侯穆蔡侯莊鄭伯文許男僖曹伯
共會于盂執宋公以伐宋
齊桓之世楚通上國皆微者君大夫自疑鄙陋不敢
輕至也楚人盟齊盟鹿上始輕中國而楚子始來宋
亦尊之於陳蔡鄭許曹五國之上矣齊本預楚鹿上
之謀疑而不至宋襄翻然而來其見執固自取矣齊
桓伯業已成猶不敢輕楚宋襄圖伯之始延寇啟侮

冬公伐邾

杜氏曰為邾滅須句故黄東發曰邾嘗從宋伐齊魯救之不克邾執鄫子用之又魯親也故怨邾特與宋盟未敢伐今宋有楚師故乘間而伐邾以事証東發是也

楚人使宜申來獻捷

孟會稱子矣獻捷于魯何以稱人凡使大夫來以人言者人不能使大夫也其曰人文誤耳會既稱子遣

弟也子圉重耳之從子也介推曰獻公之子惟君在矣惠懷無親以惠懷并列九人即知非子圉矣然卓子先君而後稱者盖其時必有以新鬼大而逆躋者故也

二十有五年春王正月丙午衛侯燬滅邢

曲禮曰諸侯滅同姓名疏家皆引之趙企明曰虞滅下陽楚滅夔皆同姓不名也而楚子虔誘蔡侯殺之非同姓乃名是曲禮誤援春秋立説也下有衛侯燬

名王彥光曰諸侯不相名故北燕伯亦不名然則不
與納也何居曰春秋之法夷狄而中國則中國之陳
頓之事而使夷狄正諸夏庚幾乎興滅繼絶者有中
國之道矣安在其不與也若曰不與其納則齊桓之
城邢胡子何以與之與齊桓而不與楚聖人大公之
心不若是也然則無罪乎曰執宋公納頓子侈然靡
置諸侯若代德者矣是可罪也而聖人權以與之

葬衛文公

叔侯戍之以偪齊趙子常曰東諸侯鮮不折而入于
楚是天下之大變也至者飲至也

二十有七年春杞子來朝

此杞桓公也其稱子左氏傳曰公卑杞杞不共也杞
自貶以朝大國則曰伯魯人卑之則又曰子齊桓既
沒而貢賦日繁此魯所以取責于杞也春秋從史文
而魯惡見矣

夏六月庚寅齊侯昭卒

弟潘嗣是為昭公史記云潘殺孝公子而立左氏曰孝公卒有齊怨不廢喪紀禮也孝公名昭而潘謚昭非也

秋八月乙未葬齊孝公

六十六日而葬速也

乙已公子遂帥師入杞

內入國據無駭帥師入杞不日趙子常曰杞桓公來朝公卑之以子男禮見使公子遂帥師入杞責無禮

十有二月甲戌公會諸侯盟于宋

於是魯僖與盟則絕宋北道無以通齊也

二十有八年春晉侯侵曹晉侯伐衛

楚得曹而新昏于衛雖不與圍宋而實為聲援又皆近宋故先以偏師侵曹欲動楚而嘗之楚不動則又正名伐衛使楚救衛以分其勢多方誤之先軫孤偃之始謀非實修怨者穀梁以為忌而胡子遂譏之過矣不曰遂兩之也李堯俞曰曹遠衛近不得以為繼

買之謀云爾然城濮魯不與戰至踐土乃朝王所又

此時楚方救衛僖肯遽舍其死黨而翻然即華哉

三月丙午晉侯入曹執曹伯畀宋人

外入國如哀八年宋入曹不日此其日以為伯討也

執不歸京師先軫怒楚之謀非所宜畀也胡氏以為

譎是也

夏四月己巳晉侯齊師宋師秦師及楚人戰于城濮楚

師敗績

城濮之戰輕兵侵曹以示其緩重兵伐衛以聲其急多方以誤之謂晉侵曹則又伐衛謂其伐衛則執曹伯者又晉侯也春秋辭繁而不殺因其功而著其譎聖人之情見矣書晉侯見晉侯志乎此戰也子玉得臣書人未命之卿蜀湯氏謂非人以貶楚子是也胡子曰得臣未有必戰之意晉苟復衛侯而封曹則得臣將釋宋圍矣此蓋緣左氏以起義者也而左氏失實考之經宋圍已釋在楚人救衛之時使楚方圍宋

則執曹于何畀宋而城濮戊申之次且何以有宋公
也經書衛侯之奔在城濮戰後子玉奚為先事請復
傳稱陳蔡從楚經亦不書即求之傳既曰楚子入居
于申使申叔去穀子玉去宋也子玉之使伯棼亦請
戰而已不言請圍令左氏載得臣之語乃曰釋宋圍
是其言不亦自相反哉杜知其疎乃曰楚子還申遣
此兵以就宋圍之衆誤矣謂得臣未有必戰之志恐
亦信左氏而不考之過也是時楚大衆在曹南背鄰

勿敵少與之師又以一敗殺之胡子所謂重師而棄其將以與之是晉再克而楚再敗也

衛侯出奔楚

屬辭比事春秋教也始衛分七族餘氏受三監之地其地南始武父北至圃田巍然大國也衛成之立叛華即夷始與楚婚晉文伐之致楚師耳修其辭以下晉晉雖有不禮之憾敵怨已易世矣聞楚之敗而亟請罪焉尚可也懼而奔楚自襄牛適陳使元咺奉叔

云朝于外即為非禮且物理人情豈有天子出巡而
諸侯不朝乎但曰據經諸侯既盟王乃至方行朝禮
則亦不知王尚居于鄭惑公羊致天子之言矣朝覲
久廢是亦晉有功焉惜也不俟天子之歸復朝王城
不但嘉禮野合耳常朝于京師出朝于王所諸侯之
職也

六月衛侯鄭自楚復歸于衛

衛侯名別叔武也自楚者惡所自也惡即戎也復歸

武之相懼衛侯有討也叔武不書殺左氏以為誤公羊以為忌假令實誤元咺奚為懟其殺弟乎假令咺誣其君訟當不勝何為衛侯反不勝乎晉人豈不知嘗為叔武殺歂犬乎劉原父非左氏是已公羊終殺叔武云者謂非誤殺也然衛侯殺公子瑕及元咺皆書豈反不書叔武之殺意者叔武實未嘗殺元咺之奔自緣子角見殺又以故相自疑見逐而行乎趙子常曰由僖公而臣益專其出奔非有罪則强家相傾

與再致天子也求而不得乃求魯子之言近溫而遠踐土夫諱近不諱遠是魯子之妄以別於踐土也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訓今說春秋執非承斯義者然非孔子之言也夫聖人之史固以教也故曰亂臣賊子懼天王有凌遲之嫌晉侯得以自脫于召君之罪雖謂之訓亦安能以為戒也君子正誼而不謀利信如何休則雖正君臣明王法亦奚可也況所謂致諸溫必能致諸洛又臆說哉若仲尼原其自嫌之文

執于狩後則晉侯遣人別執之謂執在王狩之前傳失實也穀梁曰此入而執言入衛也盖必有所傳聞焉合經義矣而陸淳譏其不知晅訟之事非也襄二十六年晉人為衛孫氏故會澶淵執甯喜衛侯如晉晉人執之而經不書說者曰為臣執君不可録削之也而為晅執衛侯曾謂文公不知此而春秋又何不削乎衛侯之復自楚言有奉也晅之奔畏逼也衛侯之執不緣晅之愬以恃楚而不朝故溫會為討今遂執

此大夫交政之始也洮之會王室有故世子畏不得立公卿大夫皆不遺而下士實行世子使令之私也而得以王人首載書者齊侯為惠后叔帶及其公卿大夫不得已而盟也事定則葵丘殊宰周公不盟矣若翟泉則左氏以為鄭故是諸侯有疑耳諸侯有疑會同則内史掌其盟司寇涖其約王室所以待諸侯也何疑于王人而盟之洛陽城中有太倉其西南有池水焉斯翟泉也洛去王城二十里耳襄王復辟晉

乎殺咺瑕也大臣從君于惡而不能止故曰君與大

夫專殺之也

及公子瑕

據左氏瑕立為君逾年矣今但曰公子者趙氏以瑕為元咺假立而自秉國權如未君故以君殺大夫之辭言之而在元咺下然則左氏失實胡子謂瑕能拒咺守節非也守節者必退而耕于野不義乎其食或遂違而去之則可矣及者咺故延及之咺存則瑕存

稱泰山魯邦所瞻非周公百里封內趙企明乃謂岱濟淮皆失實矣賈服杜氏俱以分野之星國中山川為三望按書望秩于山川則望不得言分星國中山川亦不得言望也古者天子四望魯僭天子而不敢盡同故三望以自旌也然望禮或因於類因於柴今不祭天而望失禮之中又失禮矣

秋七月

冬杞伯姬來求婦

伯姬之來杞衰見侵因伯姬以求庇也然杞侯失夫
之剛而不制僖公以兄弟而不拒盖兩譏之矣於是
僖女叔姬歸為杞桓夫人不書歸禮不充歟見出而
歸喪盖兆於此

狄圍衛十有二月衛遷于帝丘

帝丘今開州滑縣東北七十五里古濮陽顓帝之墟
故曰帝丘今淇縣西朝歌衛都其左正受狄衝盖狄
在今真定府以南古中山連亘順德府平鄉縣本在

衛北故徙南帝丘以避之卜年而遷蓋甯俞與謀焉

衛成不自强而晉文莫之救蓋伯業替矣

三十有二年春王正月

夏四月己丑鄭伯捷卒

子蘭嗣是為文公

衛人侵狄

秋衛人及狄盟

狄有亂衛人侵狄狄請平焉衛人與狄盟于狄書衛

遂夫豈有六年方報聘者哉

夏四月辛巳晉人及姜戎敗秦于殽

人者蜀湯氏曰晉襄公在柩次敗秦師者諸將近是

及者晉人角之上姜戎掎之下不同陳也姜戎本允

姓其後戎子駒支云謂戎諸戎四岳之裔胄疑因冒

姜姓也今陜州盧氏縣北連靈寳古虢略姜戎當在

其處國語宣王敗績于姜氏之戎蓋其來久矣殽今

陜州東硤石關杜註弘農澠池西晉河外虢略東境